

社 會 小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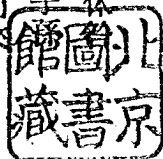
黃
禍

上編

黃

禍

却說西洋人有句豫言 叫做黃禍 這豫言就是豫先說定的一句休
說將來黃人耍惹禍的意思 我們中國是黃種人 又是黃帝的子孫
這黃禍兩字 自然是指我們中國人了 據在下看來 中國人向來
安分 並沒有惹過禍 惹禍的就這幾個亂黨 亂黨的頭目 不就是
姓黃的黃興嗎 這黃禍兩字 不消說應在黃興身上了 大凡大聖大
賢 都是應運而生 這大奸大惡 也是有數兒的 水滸傳上一百零
八個頭目 應著天上一百零八尊惡星 看官們都是知道的 黃興偷
摸的本領 跟水滸上白日鼠白勝相像 他殺人不眨眼的行徑 又同
黑旋風李逵差不多 有時假仁假義起來 又恍惚宋江再世 看官們
試想水滸上一百零八人 都應着上界魔星 黃興一個人却兼着數人
的本領 自然是個魔王惡鬼 所以連西洋豫言上 都有他的名字



究竟黃興是何等樣人 聽在下道來

黃興本來叫做黃軫 號董午 父親是個訟棍 調唆人家打官司 從中沾些利益 却傷了不少陰險 不但自己沒得好結果 就連兒子也成了個大混蛋 叫人家唾罵 這才叫做果報呢 黃興自小兒就會喘氣 他本來不叫黃興 有一天看見梁超超著的一本小說 叫什麼新中國未來記 書上講的黃克強很有本領 他便改了原名 就把小說上的名兒偷用了 張之洞做兩湖總督 立了個兩湖書院 黃興就在院裡上學 這時戊戌變政 康梁的學說漸漸風行 書院裡學生都喜歡談新學 那監督梁鼎芬 是個頑固人兒 最恨康梁的 今聽見自己學生都講起新學 一則怕政府知道壞了他的飯碗 二則怕學生們講慣 以後什嗎事都亂嚼起來 於自己很有不利 就痛七的申斥一番 黃興記在心上 就做了幾篇論說 痛罵新學 拿給監督看了

黃

禍

黃

把他十分誇獎 他益發得意 專在同學裡探聽 却去監督那邊獻
慇懃 他別的本領沒有 這詞三峻是他的專長 一把小扇子向監
督一煽 那老頭子便直跳起來了 後來同學中人都知道是黃興攪撥
便都不理他 有時同學中正在談論 見他來了 大家丟一個眼色
便不語了 黃興到處受人冷淡 知道是犯了衆怒 趕緊想躲開纔
好 恰好東洋有個嘉納治五郎 來到中國 運動張之洞派人上日本
去留學 他自己在東京開了個什麼速成師範 一年半載內 就可以
畢業 畢業了至少也可以當個教習 黃興一想 這學堂不差 自己
年紀不小 什麼專門實業 覺得太麻煩 又是三年五年的期限 未
免太長 自己又不能吃這個苦 倒是這速成師範 還可以進得 時
候也極短 這一年半載功夫 無論怎麼樣 也熬他一熬 將來在地
方上謀個小學教員做做 也還不失書生本色 走出來怕人家不叫一

黃

禍

聲師爺 因此就竭力的運動梁監督 把他派上了 他到了日本一看
 只見學生裏頭 有十分之七八 都是主張革命的 黃興一想不好
 若再照兩湖書院的模樣 去巴結監督得罪同學 他們又要不理我
 了 因為那邊存不了身 纔到這裏 這回可不要再蹈前轍了 主意
 想定 恰巧第二天開同鄉會 他奔上演臺 也不管青紅皂白 就捶
 胸頓足的把清政府痛罵 把演說臺上一個棹子 用拳頭打得震天價
 響 可憐一個新棹子 早就打了幾個窟窿了 下邊聽的人 都拍手
 說他熱心有膽略 有不認得的 爭著來問訊 說這位胖兄是那裏來
 的 便有認得的道 這位胖兄姓黃名興 湖南人氏 是新來的 從
 此黃興在東京 就漸七兒的名聲響起來了 東京的留學生 本是那
 般新學少年 憑着一般血氣 什麼事都要出頭干預 這時因為俄國
 人佔據東三省 大家又動了公憤 組織了一個義勇隊 預備跟俄國

黃

打仗 却先派人回國運動 黃興受了大眾抬舉 正在高興 就首先的告奮勇 帶了許多革命書 上湖北去散布 有人告訴梁鼎芬 梁鼎芬不信 還說是他的得意門生 後來知道了 纔大怒 登時把他驅逐出境 黃興回到湖南 湖南人胡元倓 在省城裡開設明德學堂 就請他去當教習 他却高談起革命來 長沙城內革命講得震天響 却一點沒有預備 告訴人家 多少快槍 多少現銀 又是各省都已齊備 單單等着這兒 說得天花亂墜 全都是空中樓閣 他又濫吹濫唱全不避人 天天穿着洋裝 騎匹劣馬 招搖過市 人家勸他歛跡 他還說人沒有勇氣呢 等到事情發作 撫臺陸元鼎派兵拿捕 他却勇氣得狠 早就跑了 他本來生就的兩條長腿 後來好幾次都虧這長腿 救了他的命 可把同志們害苦了 大凡在江湖上做一個頭腦的 本來也要幾種資格 你道是甚麼資格

黃

禍

第一是這張嘴 東說海洋西說水 無裡說出有來 這纔叫人信服 而且做黨魁的不能沒錢 譬如弟兄們投奔他去 也得養他一月兩月 叫人傳出去 說他仗義疏財 這才大家歸附 但這種錢又是那裡來呢 全靠這三寸不爛之舌 說得動人 人家纔肯解囊 所以做一個頭腦的人 這張嘴大概是不能老實的 第二便是要歷過艱難吃過辛苦 這才算一種資格 譬如小弟兄們有甚麼相爭相罵 他就可以出來斷斷是非 說句響話 你只瞧地方上 潑皮光棍 他們拿打官司算做榮耀 受刑罰當做歷練 要是這人枷過頭頸 敲過屁股 坐過監牢 同黨裡就要尊崇他 推他做大哥哥 這種資格 却要把自己身體去挨 可也不是容易的事 黃興這時 正在造就他兩種資格 到處鼓吹了不算 又自己出頭去試過 果然不到幾時 大家就尊他做一個頭目 又因為他身體癱肥 是個胖胖兒的 就喚他黃胖

黃

哥爾後來索性題他一個渾名，叫做黃胖蛇。人家問他們蛇字的意義，大約取其身體滑溜之意。江湖上取名，原是隨口謔成，沒有一定的。閒話休題，却說黃興從湖南逃出，就到上海。這時直隸的張繼，湖南的陳天華、楊毓麟、劉揆一章仕釗等，都在上海聚集。弟兄們五十來人，插血拜天，立了一個會，叫甚麼救國協會，推楊毓麟做了會長，暗暗裡造炸彈，買槍礮，正打算再舉的當口。上海又出了一件大事，因為安徽撫王之春，私售礦產，安徽幫裡動了公憤，紛紛的攻擊他，就觸動了一位好漢，這好漢名字恍惚叫萬福華。一時氣憤不過，就帶了手槍去行刺。打聽王之春在一家大菜館請客，一直找到那家大菜館，就在樓底下等着。等到王之春來了，他剛想拿槍去放，却是手不由主的早已軟了。這時進又不是退又不是，槍桿兒掉在地下。早叫王之春看見，一聲呼喝，把他拿住，送到巡捕房。

禍

黃

禍

問出根由 因為是件謀殺案 就很慎重 章仕劍本也有份 聽見
 了 就去探獄 守獄的見他形跡可疑 就留住了 却派捕到他寓裡
 去一抄 抄出許多假銀元軍器 會裡的名冊也在內 照冊查點 黃
 興張繼劉揆一等不少的人數 捕房裡驚惶得很 調齊了通班捕役
 又從兵船上調了幾名水兵 分頭拿捕 像捉小雞似的 一對一對捉
 去 這時上海道台袁樹勳 是湖南人 湖南人很重鄉誼的 正想替
 他們開脫 審訊出來 又跟萬福華案子沒有關係 就輕輕鬆鬆的把
 他們放了

黃興出了牢獄 重到日本 這時甲辰年冬 日俄兩國 爲了東三省
 問題開釁 明白的人都知道外患很深不能再有內鬩 留學生中很有
 研究學問懂得時局的 不似從前一味胡鬧 湖南的陳天華本也是革
 命最激烈的人物 這時看了看內外情勢 知道激烈的改革是要亡國

黃

的主張和平改革 就在東京開個會 討論討論 剛一開會 黃興跳上臺去 把棹子拍得震天價響 說天華變節 是個猪狗 會場裏頭大鬧 就散了 陳天華雖說是個血性男子 却性情拘謹得很 受了人家氣 說不出話來 只忍氣吞聲的哭 過不了幾月 就跳海死了 却說東京的留學生 一天多似一天 日本就定了個取締規則 學生們大家反對 說我們中國人 犯不著受他管束 又是開會呀 發電報呀 什麼清風亭 留學生會館 一天鬧個不了 黃興就搶在頭裏 他本來進的是六個月速成師範 上學不上學都不相干 就攔撥大夥兒鬧去 趁著大家憤激的當口 就聯合起來 設立個同盟會 知道自己資望太淺 就請出一位前輩 你道是誰 就是孫大炮孫友 推他做了會長 他却自己當了個什麼庶務長 把從前的弟兄劉揆一章仕劍劉光漢汪兆銘胡漢民 都拉在裏頭 還有一位姓章的

禍

黃

禍

他的名字叫什麼炳麟，是個老學究，讀書讀得獸頭獸腦，一個人在屋子裡也會說話，他走路也不知東西南北，常走到別人家中，當做自己屋裡，却被人家趕出來，有一天在他自己家裏，忘跨了一個門檻，跌傷了腎臟，病了好幾天，所以人家都喚他章癡子，這癡頭獸腦的人，同油頭滑腦的人，聚在一起，不到幾天，就鬧起來了，且說黃興這時當了同盟會庶務長，坐了第二把交椅，他的速成師範，早就不能去了，他本是個風流子弟，黏花惹草的本領，倒也不小，但是他個窮小子，那裏有錢去嫖娼，恰巧他住的是個下宿，這下宿的規矩，是寄宿在人家家裡，連房帶飯，都包在內，房主人只用得一個大腳丫頭，常常到黃興屋內，送茶送飯，黃興是個色中大元帥，而且兼收並蓄，不論精粗美惡，都可以容納，人家說他有宰相的度量，將來色界天中改了共和國，一定要請他去當內閣總理呢，却說

黃

黃興鬼鬼祟祟的，勾搭上了大腳丫頭，書也不讀，終日躲在下宿屋裏，可是色膽越練越大，有一天去看他一位朋友，這朋友姓宋，名教仁，湖南籍貫，也算得同鄉，是學習速成法政來的，住在牛込區一家下宿屋，這下宿屋名叫林館，館裏頭老主人早已故世，騰下兩個姊妹，阿姐名字叫福，妹妹名字叫關，這姐妹兩人，很有幾分姿色，那天黃興去訪宋教仁，走進了門，叫了半天，就跑出一個玄髮粉面容光艷麗的女子，黃興何嘗見過世面，到把他怔住了，那女郎開了門，見那個人還癡癡的立在那裏，不覺撲嗤的一笑，回身就跑進去了，那時黃興被他一笑，早把魂魄勾去了，一路進來，喚著宋大哥，你好福氣，宋教仁正在那裏和壹個民吁飯館裏做什麼通信，擱下筆來道，黃胖哥，你總如此大驚小怪，又嚷著做什麼，我有什麼福氣呢，黃興道，你同天仙住在一處，怎麼說沒有福氣啊，宋教

黃

仁道黃胖哥 你不是發了瘋碼 那裏有什麼天仙 你這話怎講 黃興故意的做出那驚怪之狀道 剛纔開出門來的一位女郎 如此這般艷麗 要不是仙女 凡人那得有此 宋教仁道 原來如此 可見得你是個饒嘴貓兒 見不得女色的 還說什麼國家大事呢 黃興道我這話說著了 你既同仙人住在一處 就有些仙氣 你到了這裏 便似桃源漁夫一般 也可以問津了 怪不得你的別號叫做漁夫呢 宋教仁道 你別嚼舌頭 這是人家的姑娘 廬主人的妹妹 那有什麼仙凡 黃興聽在心裏從此便天天來看宋教仁 沒有事時也便搭訕著來談談 有時故意打聽得宋教仁不在家 便來看他 及至到了又黏著不走 去了幾次 被他走熟 起初只有阿福出來招呼 後來阿福也漸漸熟了 黃興便放出他胖蛇的手段 不到幾天 又把那位姑娘勾上 却說宋教仁一連幾日不見黃興踪跡 有時明明聽見他來

禍

黃

禍

了 却不進來 心裡疑惑 那一天又恍惚有人敲門 側耳一聽 正是黃興的聲音 好像上旁的屋去了 宋教仁蹩手蹩腳的跟着聲音找去 却到了關姑娘房門外面 裡頭一陣笑聲 只聽阿關說道 我已失身於你 你還是一味游蕩 又是什麼大腳丫頭 還有什麼姓齊的寡婦 虧你天天說革命 原來專在女人險裡革起命來了 又聽見黃興的聲音道 這些事又是誰告訴你 別是宋大爺和你說的麼 那女子道他也是個假道學 背了人丟眉做眼 見了人又做出那種正經樣子 原來你們這班革命黨 都是壞透的下流種子 還說什麼國家不國家 要是真正革起命來 還許把國家賣掉呢 黃興道 你別擔心 只愛我們小弟兄回去得手 那時不愁富貴 我不來接你 你也可以來找我 宋教仁聽到這裡 不往下再聽 便回到自己屋子 想這斷果然做出來了 又把人牽上 真是可惡 停了一頓飯工夫 黃興

黃

禍

故意的在門外高聲叫道 宋大哥在家麼 宋教仁道請進來 黃興走進屋子 宋教仁道這兩天你忙得很 黃興道正是呢 孫三爺那邊打發人來 胡漢民又來商量起事 汪精衛又打算出什麼民報籌款子 鬧得人頭昏 大哥這邊就沒有來了 宋教仁道 只怕還有兩件事 你沒有算上 黃興問是什麼事 宋教仁笑道 白蓮教裡的齊寡婦和你辦交涉 大刀關勝的女兒只怕又要請客了 黃興聽了 目眙口呆 半晌說不出話 宋教仁道 不是我埋怨你 你娶做事 也得情乞的 像這樣青天白日 叫他們報上登出來 說我們黨魁沒有人格 還想成什麼事嗎 黃興道 大哥說的不錯 如今事已如此 還要求你包涵 將來咱們兩人關係的事正多 別大家存了心 况且逢場作戲 到回去時候 自然是斬斷情絲的 原來宋教仁心裡 一半是恨 一半是醋 黃興也知道 等到明日 跟關姑娘商量就把他的姐

黃

姐去伏侍他 從此一個佔了大喬 一個據了小喬 倒也風流有趣 但是黃興這人不是從一而終的 他在大腳丫頭齊寡婦那裡 也得點綴點綴 別的門路也很多 如何能專顧一處 這各處就都不免怨恨起來 有一天同鄉會開會 請他去演說革命 剛一出門 林家的這位闊姑娘 就跟上了 說他壞了人家名節 一定要跟他上同鄉會去評評理 黃興左驢右驢 直等到黑 纔把他哄走 同鄉會見黃興約定了不來 大家都疑惑 後來打聽出這件事 就有人三三兩兩的傳說開去 過兩天日本報上登出這段風流趣史 還說中國革命黨卑鄙齷齪 黨裡人聽着不平 開會質問他 他却老着臉 一味敷衍搪塞 說這是兄弟私事 不相干 早已了咯 現在該當討論國家大事 又是怎樣起發 怎樣籌款 倒把大家問住 從此黃興膽量愈大 見了那東京女學生 一隊進 一隊出 他嬉皮涎臉的好似吃得下的樣

禍

黃

禍

子 有一天 同學們正在講那裡有古跡 那裏可以游玩的話 他却說我想帶了六七個女學生 到西湖邊上逛去 那時說七笑七 可算得人生行樂 有人說道 黃胖哥 你這話差了 女學生豈肯做你的玩物 有人道 黃胖哥 你不是做了西游記上盤絲洞七個蜘蛛精把豬八戒絆住的一段故事嗎 說得大家大笑 閑話少叙 且說黃興這時溫柔鄉裡 兒女情長 自然不想去做革命 無奈捐了華僑的錢也就不少 却拿去充他嫖資 自然有人說閑話 要再不做一點事 給人家瞧七 往後接濟斷了 連他自己也存不住身 因此上不能不告個奮勇 就在丁未七月 到欽州地方去勾通了幾個土匪 第二年又到馬篤山河口地方去放了幾個炸彈 本來是敷衍手段 恍惚一種局囑 只消打個到字就得 剛一動手 早就跑了 虧他生就的長腿跑得又快又穩 人家見他東竄西擾 不到半年 鬧了好幾處 似

黃

乎很出力的 他却一點不費事 到一處 逃一處 去時用他的腿
等到回來 却用他的嘴了 華僑們都在海外 內地事情不明白 自
然由他去說 怎樣打進去 又是官軍死了多少 一陣亂吹 這錢就
紛紛的來了 他得了錢 又去做他的溫柔事業 什麼林家的女郎
齊家的寡婦 也算得濃情豔福 單苦了地方百姓 無端受他糟塌
又有一班冤桶 跟他送死 死了還受人家唾罵呢

光陰荏苒 又過一年 政府預備立憲 北京開設資政院 各省設立
諮議局 大家希望和乎改革 這時黃與捐來的錢 本就不少 他自
己一人的澆裏 又加上好幾位外妻的用度 有時還一千八百的受他
們敲詐 來得容易 去得也容易 人家的錢不心痛 不到一年 早
就完了 窮極無奈 又只好做他革命事業 但是人心已經離散 弟
兄們知道的 誰也不願跟他共事 末後找到了一個姓趙的名叫趙聲

黃

做過甯軍標統 因為端方疑心他 撤了他職 他一氣 便進了革命黨 在各處軍隊運動 帶過兵的自然容易運動 就有不少人受他勾結 這姓趙的却很慎重 黃興催他起事 他說是機會沒有成熟 反倒糟塌掉了可惜 一連幾次都是如此 黃興心裏本不打算成事 只消點綴點綴 叫人家看見捐得動錢 這就達了目的 又是窮得要命的當口 誰還能顧萬全 恰好趙聲上香港去 黃興就冒了趙聲命令 在廣州起事 帶領新來的弟兄們 攻打總督衙門 官兵一到 四面圍住 一陣亂打 打死七十二人 黃興用他的老法早就逃了 後來到香港 趙聲當面數說他 又說弟兄們幾十條命 都送在你手裏 你當頭的倒不死 還有什麼顏臉回來見人呢 說得黃興青一塊紫一塊 開口不得 却是心中恨透了趙聲 過不了幾天趙聲就死了 死的時候 肺腸都爛穿 大家說是黃興毒死的

禍

黃

禍

下編

却說清政府 這幾年親貴攬權 又有一班小人們營私舞弊 幾位老成的 抽身退出 讓他們鬧去 又是賣官呀 鬻爵呀 什麼鐵路政略 攪得雞犬不寧 百姓們受不住苦 就一處一處鬧起來 起初是四川湖北 後來各省都響應 單說武漢是個水陸交通最便利的地方 四面八方都可以去得 向來用兵必爭的 這時北方派兵來奪取漢陽 南方就推舉黎元洪做都督 這都督須得坐鎮 是不能出來督師的 大家正想另舉一位司令 恰好黃興從廣州逃出了 趙聲一頓數算 弟兄們又都看不起他 正在山窮水盡的時候 聽了這消息 就悄悄的來到湖北 湖北軍界裡 向來聞得黃興東竄西擾 却不知道他長腿的本事 以為他革命的本領不小 今見他回來 就推他做總司令 請他帶兵 看官們想黃興只會暗裡偷摸 要是跳跳牆 扒扒

黃

禍

洞 他許能會 此刻做了全軍的司令 弄得他坐又不是 立又不安
 各處軍情報告 雪片也似的飛來 他却一點沒有辦法 等到北兵
 來到城下 他纔慌了 勉勉強強出城應戰 剛一交手 早就逃跑
 兵士們見沒有主將 自然散開 把一座緊要城池 輕上送掉 湖
 軍界 如何不氣 就打電給各處 說黃興是個逃軍 請各省協拿送
 鄂正法 這時北軍得了漢陽 將攻武昌 武昌很吃緊 漢口英國領
 事出來調停 這才兩下議和
 黃興逃回上海 弟兄們聞得內地民軍起義消息 爭着回來 把東洋
 公司幾條輪船都坐滿了 大家聚在上海 論資格自然要推黃興 平
 素雖然看不起他 到了臨時 少不得叫他出頭 爲的是佔了地步
 大眾可以分享 弟兄們跟湖北軍界認得的 就去說情 把通電緝拿
 的話 替他求免了 又打算舉黃興做臨時總統 大家不同意 先推

黃

禍

他做大元帥 黎元洪副元帥 湘江打頭起來反對 弟兄們替他奔走 推黎元洪爲大元帥 黃興坐了第二把交椅 軍界裏還是不平 弟兄們知道這壓不住衆 就把他們叔伯祖宗請出來 你道是誰 就是赫七有名的孫大砲孫文 孫三爺跟黃胖蛇雖說是一氣 却各有黨羽 因爲黃興不掙氣 又在漢陽打了敗仗 命小福薄 連個元帥都做不穩 自然不想別的了 弟兄們絕了這心念 纔把孫文請出 孫文雖說不是一家 也算得傍支近脈 自然比別人親近 所以說是叔伯父母呢 孫文又另有一班黨羽 兩家聯起來 替他運動 自然容易奏功 可是預先訂約 將來兩家有福同享 所以孫文得了臨時總統 就把參謀總長陸軍總長的位置 讓給黃興 黃興又去分給小弟兄們 這小弟兒們又都是誰呢 單說裡頭有一位姓陳的 名叫陳其美 他本是湖州人 湖州人開絲棧的最多 他就是一家絲棧裏當學

黃

徒 自己學問沒有 希望却很大 想當個學徒 三年升做夥計 一輩子也出不了頭 正在無聊當口 却來了一位算命的 穿件破青布褂 帶頂鬪花小帽 搖搖擺擺的說 三十五錢一命 陳其美道也好 就問問流年 那算命的就請他報下生年月日 用手指輪算了一圈 就開口道 先生 不是得了你三十五個大錢奉承你 你這貴造實在離奇 前程決不是商界中人 是個官星照命之象 陳其美一想 花了三十五個錢 叫他奉承一回 也是好事 便道 既然如此 我的官將來做到多大 是文是武 幾時可以發達 請你一一道來 那算命的把手指捏了一會 眉頭皺了幾皺 說道你的命倒也奇怪 講品級却是沒有品級 說頂戴又是沒有頂戴 好像是督撫 却沒有省城 好像是尙侍 你又沒有到任 你的貴造 連我算命的也弄不明白 又不算交 武不算武 像個什麼 我在江湖上走了好幾年 你

福

黃

禍

這命要算第一奇怪的了。陳其美道：且別管他，你算我幾時可以交運。那算命的又輪算了半天，叫聲詫異。陳其美道：怎樣？算命的道：奇怪奇怪。你那脫運交運時，有絕大危險。這就叫做絕處逢生。而且，有六個鐘頭牢獄之災。陳其美道：胡說。牢獄之災，如何會有六個鐘頭？算命的道：我是依着你的八字推算。我又不懂得法律，知道幾年幾個月，不過照你命裡在那絕處逢生時候，應受這六個鐘頭牢獄之災。陳其美道：以後怎樣？算命的道：以後就有兩年好運。貴人相逢。富貴就在這個當兒。陳其美道：這貴人是何等樣人？算命的道：提拔你的貴人，說不出是個什麼人。這人皇帝也做，宰相也做，強盜也做，到底是個什麼。我想莫非唱戲的，纔有這種資格呢。陳其美道：一發胡說了。那有唱戲的可以當做貴人？算命的道：因為你命宮裡這位貴人，不是真正貴人，好像空花富貴，所以說是

黃

禍

戲裡頭的 陳其美道 交運以後又怎麼樣呢 算命的道 我只能算到那裡 以後的事 要你自己留心 說了你別生氣 你是個絲棧裏小夥計 究竟有多少本領 自己應該知道 大丈夫偶然得意 也要恐七前後 況且你一生與小人爲緣 是命中注定的 既與小人爲緣 少不免有種種禍根 說不定殺身滅族 你要自己知足 安分守己 或者仍回你的商界 下半世安安穩穩 還可以享一輩子福 倘若野心勃勃 那時禍到臨頭 就避不開了 因爲你的贊造 實在離奇 做算命的盡盡忠告 聽不聽由你哩 陳其美道 算了算了 出了三十五個錢 聽你一頓胡說 末後還要受你一場教訓 可算是我的晦氣罷了 算命的道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 說着把破長褂袖子一灑 自己出門去了

這時絲棧裡大家都來取笑 有的說 恭喜你 將來是個督撫 現在

黃

禍

却屈留你在這裡。有的說：我們湖州地方，好久沒有出貴人，你將來得意了，可別忘了同鄉。說得陳其美，不好意思，就躲避了。從此以後，時時把算命的話，記在心上。有一天同一個朋友去聽戲，戲台上正做那羣英會，他見周瑜出場，十分威武，便請教那位朋友：周瑜做了幾品官？如此闊綽，是文是武？那朋友道：三國時候，沒有什麼品級頂戴，他做的是個都督。文武兼有的。陳其美聽了，碰在心頭，暗想：算命說的有來歷了。便問那朋友道：現在咱們國裡，誰做都督？我們也可以捐一個都督做麼？那朋友笑道：這話怎講？陳其美便把算命的一席話告訴了他。他朋友聽了，當做一件新聞，到處去講說。陳其美娶捐都督，大家就題他一個野鷄都督的諱名。却說陳其美，在絲棧裡過了幾天，越覺得沒趣。有一天棧裡人起來，不見了他，以爲是回家去的。誰知左等不來，右等不來，掌櫃的開着

黃

銀櫃一瞧，叫聲阿呀，不好了，一查點，却少了三百塊錢，大家就疑心，到他家去問問，說是沒有，過了兩天，郵政局寄到一封信，裡頭一張借票，一張信箋，信箋上寫的，因為出外謀事，暫借三百元，將來有出頭日子，加倍奉還，掌櫃的看了，也只好付之一歎，不說絲棧裏事，單說陳其美拿了三百塊錢，心想到那裏去好，大家都說上東洋，自己年紀大了，如何來得及，聽說那邊速成學堂很多，倒是個捷徑，想定了主意，就搭船到日本，進了個速成警察，是三個月畢業，比黃興的六個月速成師範還快一半，在東沒事，各處走走，便同黃興結識，黃興因為他有些小才具，什麼事同他商量，等到內地起義，黃興上武昌，陳其美就回到上海，招了幾個光蛋，去攻打製造局，却被製造局死拖活捉去了，果然應着算命的話，坐了六個鐘頭牢獄，把他放走，他因為有這一層功勞，就自稱滬軍都

福

黃

禍

督 黃興當初受軍界反對 吃了虧 這時就想招練些人馬做擁護
陳其美受了他囑付 就在上海招軍買馬 上海本是個五方雜處的地
方 什麼流氓光棍 都去當兵 不到一月就招集了好幾萬 這項軍
餉 就得好幾十萬 硬逼着商人們要 商家無奈 拼湊出來 不但
地方得不到好處 反倒添了這幾萬流氓乞丐 騷擾得晝夜不甯 這
絲棧小夥計做了都督 貧兒暴富 自然要收括些財帛 其餘弟兄們
都是窮出水來的 大家帮着敲詐 可憐上海小小地方 遭了這班瘟
神 真是說不出來的苦 黃興要叫他們擁護 自然處處拉攏 可是
小弟兄們太多 把庫裡的都搬給他們還不敷 就打算出賣幾種產業
上海的招商局漢陽的鐵廠大冶的煤鐵礦 都是幾十年的根基
最是富饒的 打算賣給日本 後來有人反對 纔得保全 南京政府
本不成個樣子 孫大炮孫文又是強盜出身 共和國的總統雖說不是

黃

禍

君主 可也是全國之主 一日萬幾 要不是文才武藝道德聲望都高的 就當不了 孫文賊頭賊腦 自然不配 這兩個月的政府 恍惚同梁山泊上一般 後來孫文同黃興一個總統一個總長裡頭 又鬧翻了 因為黃興靠着陳其美替他招兵買馬 有了這一班折足爛腿的軍隊做他護符 自然勢焰頓高 什麼事搶在頭裏 孫文倒變了個伴食宰相 心裏氣不過 恰好清室讓位 袁大總統當選 孫文端着風頭不對 想不如自己辭退 叫黃胖子他們也享不成 當時乖乖的走了 沒有一點留難 人家還疑心他 却不知他們裏頭都有一種毒計呢 黃興知道了 幾次三番跟他鬧 又想出一法 打算把京堂遷在南京 硬叫參議院通過 參議院仍定了北京做京城 他又派兵去壓逼他們重議 却觸怒了一位同盟裡頭前輩 就是章瘋子章炳麟 這章瘋子雖說是瘋瘋顛顛 有時醒了 却還明白 這時倒很主張正理 說

黃

京城萬萬動不得 北京一動 邊遠地方都解體了 其餘各處 都打電力爭 黃興看沒法 又想出一策 說要請袁大總統到南京就職 打算等袁大總統到了南京 用他那折足爛腿的軍隊來脅迫 那時候憑你多大本領 自然逃不出他手腕 可知道公論自在人心 不但各處打電都說行不得 就連他派去迎接的專使蔡元培打電回來 也說北方人心未定 袁大總統萬不能離開 這纔罷手 等到唐紹儀放了國務總理 上南京接收 黃興又把他留住 他招聚的這班流氓棍軍 這時可大有用處 動不動拿著嚇人 說南方軍隊 少他不得 須得給他個南京留守的位置 又虛報了多少兵額 硬向支領立時支去了六百多萬元 都分入各人腰囊 他一個窮光蛋 上不得台面 這也難怪他 他得了好處 越發靠著這幾個折足爛腿的軍隊 打算起事 政府這時 再也不能忍了 先把南京留守撤去 隨後

禍

把滙軍都督也裁掉 這般貪凶的亂黨 拼命搶錢 濫發了公債票二千餘萬 又吞沒華僑的捐款 及國民捐的款子 共數百萬 又私借外國洋行的銀數百萬 那一款不是民膏民脂 全被亂黨自用浪費了 祇苦 督他擔負 豈不痛心 此外還查出虧空的款子數百萬 因為顯系箇子 沒有追究 黃興不怨自己 却怪政府 就打算謀反

湖北素來擁護中央 他私到漢口 煽惑軍隊 却被軍隊們舉發 黎元洪把爲首的幾個辦了 黃興就悄悄的逃回上海 張振武因爲官小不滿意 私通黃興作亂 黎元洪打電給中央 趁張方在京窩口把他正了法 黃興跟小弟兒們竭力攻擊政府 政府就招他們來京 黃興先不敢來 隨後見孫文到京很受優待 也就來了 黃興到了京招待得十分週到 他却真不答氣 穿吃用度 都叫人家供給 每天要花到三四千元 無數小弟兒們跟着他一氣吃喝 這還不算 到臨

黃

禍

走時分 把床帳被褥 都拿走了 這時唐紹儀的國務總理 逃往天津 同盟會內閣全都解散 宋教仁也是個老同盟會 却很知道會裡頭名譽實在不好 弟兄們太胡鬧 就改了名稱 叫做什麼國民黨 意思裡想去掉黃興們 可沒有做到 黃興還時時出頭風頭 知道自己人不對勁 却去親近政府 虧他好臉面 一會就反過來了 又是國務員呀 還有什麼清室大僚 一處一處 都去巴結聯絡 到末後 得了個川粵漢督辦的位置 這纔出來

却說同盟會改做國民黨 宋教仁就在黨裡做起主來 他在東洋學了幾個月速成法政 這時便算一位政治大家 本來弟兄們流品太雜 烏龜強盜都有 自然要算他出色 他打算組織什麼政黨內閣 跟議員們拉攏 又同政府親近 雷興陳其美本來忌他 這回更說他搶權權利 趁他晉京當口 派人在車站上放了一槍 把他打死 弟兄們

黃

禍

大鬧。他却不慌不忙，用那接木移花之計，把這筆，都推在趙秉鈞身上。鬼鬼祟祟的，打通了公堂，買囑了凶手，又硬把都督民政長拉上，造出一大篇假話，說是趙秉鈞指使。後來又把凶手，在上海監裡毒死。人死了沒有對證，自然由他亂說。可是國裡頭都知道他的鬼計，沒有理會。政府裡也隨他去鬧，空開了半天，沒有影響。這纔當真造反。湖北本是個南北中心點，他就打定主意在湖北動手。他得了川粵漢督辦，常在漢口運動。蔣翊武、季雨霖、熊秉坤、蔡濟民這一班都受他勾結，還有居正、石瑛、田桐、白逾桓這一班替他跑腿。後來事情發作，電報憑據都落在黎元洪手裡。這纔慌了，逃回上海。跟陳其美商量起事，煽動江西、廣東、安徽、湖南四省，又打算向日本借一枝兵幫湖南獨立。他自己同著章士釗們上南京，奪了都督印。自稱寧軍總司令，不在國民黨的都殺害。軍官吳紹璠、陳懋修、潘鑑

黃

這幾人死得最慘 南京城裏到處殺人沒有天日 政府這時雷厲風行 革了他的官爵 又剝奪了勳位勳章 有人說政府平素待他太優 他本是個光棍 受不得抬舉的 閒言不表 單說國軍征討各處 着着得手 馮國璋張勳來攻南京 黃興瞧著勢頭不對 又舉腿跑回上海 臨走時分 把庫裏的民間的現款子搶個一空 黃興初時和陳其美勾引外國人 攻打上海製造局 陳其美因為打製造局得的好處 這回想又是機會到了 招了許多要飯的拉車的 每人給五個銅子 穿上軍衣 哄他們去打 却打死了不少 製造局打不破 南京也佔不住 逃回上海 帶了大宗金錢 一徑逃往日本 這些款子 都是民脂民膏 從南京各處收括來的 這時各處逐漸平復 可是民間受苦 已經不小 做買賣的停了行業 種田的荒了耕種 還有無故遭搶的受害的燒了房子傷了人口的 亂黨們害苦了人 他却收括錢鈔

黃

禍

社會小說

三十四

往外洋一跑 等到國內有點風吹草動 他却又來窺探 白狼在河南燒殺擄掠 黃興又去聯絡 派了兩個代表叫什麼閻潤蒼夏煥三 拿了他的信 上白狼那邊 供給他軍火 還教他們多少法子 來糟場地方 白狼到了各處 任意焚掠 所過房屋 都燒成白地 殺人尤爲凶狠 婦女被他姦淫 臨了還要慘殺 三五歲的小孩子 都不能逃 慘死的人 不下數萬 這是誰教白狼做的呢 都是黃興的壞主意 教他們做的呀 看官們試想中國這兩年國勢就很危 各國都虎視眈眈的 國內又是經了這種兵亂 百姓們元氣都還沒有恢復 經不起這該殺的又來擄擾 真是十惡不赦的惡賊 咱們中國有什麼虧負他 他却定要來亡國滅種 所以說是黃禍呀

#82

44-2037